

涑水縣志目錄

卷首

宸章

圖十七

表一

卷一

地理志

疆域

附形勝

山川

附關隘

橋梁

古蹟

附陵墓

寺觀

坊表

村閭 附鄉社 集市

風俗

祥異

卷二

建置志

城池

附館驛 倉庫

公署

附書院

學校

附祠閣

壇廟

附義塚

郵政

卷三

食貨志

附戶口 旗租 雜稅 鹽政

田賦

經制

積貯

附社穀 義穀 物產

卷四

祀戎志

秩祀

羣祀

附敬汎

軍制

卷五

職官志

文職

武職

宦蹟

卷六

科貢志

科第

薦舉

封贈

附恩拔歲副 武科

附援例

附廕襲

卷七

人物志

實行

閩節

附孝

流寓

附仙釋

卷八

藝文志

傳記

記

雜著

詩歌

卷末

餘錄

涑水縣志卷八 中

藝文志

涑水縣志卷八

中

國朝文

重修學宮記

邑令

許

書

歙縣

瞽宗之祭其來尙矣自洙泗之教大行歷世尊崇規制愈備昭代聿興薄海內外咸沐浴文教而修理學宮時見於啟事於以仰見皇上崇重之至意廣厲之規模蓋甚盛舉也余承乏涑邑始至日祇謁文廟周覽殿廡多就傾圮無以肅觀瞻而虔奔走悚然念之曰此非長吏責乎夫聽獄獻馘之事絃歌佾舞之節洗尊奠爵之儀今雖不盡規古制而朝廷所以尊嚴而崇奉嘉與海內士紳共遵守之者



豈具文而已蓋以示意嚮之所在也上之功令必有所寄而後鼓舞之術神下之耳目必有所感而後進修之業起戟門泮池之具設宮殿廊廡之周備物也而志存焉使述孔業於庖廐之間置鼓鐘於荒穢之域則志氣之所奮動者亦可知也會城垣坍塌藩籬不飭物力凋疲之餘百方拮据勉爲無米之炊旬月之間百雉完繕既有以固圉矣乃始議修築學宮首先捐俸以倡暨僚屬之協恭顧不足以集事也而鄉之士大夫庠之俊秀及在朝之名碩咸有所助雖豐嗇不齊而會計粗足乃聚木石購陶甃修其傾圯飾其奐輪自大成殿以及兩廡始復上棟下宇之制戟

門泮池榛莽咸闢經始於戊戌之秋落成於庚子之夏  
三閱歲而竣工於是春秋之俎豆朔望之講習克以成禮  
而不至鞠爲茂草之嘆也余雖勉竭心力支吾於襟肘之  
間不憚時詘舉羸亦職分所宜爾而僚屬之同心紳士之  
亟來朝野之嚮應是皆聖天子風動之所被而化成俗美  
之一端也敢不備識之俟雖褊小士樸民瘖何不可以絃  
歌爲理非曰能之實有志焉願與諸士人共勉之

重修文廟泮池記

儒學訓

徐景雲

營平

邑何學以羣士也學何泮以羣士於其中而游焉泳焉相  
觀於成章而達也則泮之有關於學與有裨於士綦重矣

涑舊有泮在櫺星門外闊不過數武容僅可數勺因循固陋多歷年所俟下車首謁聖廟顧瞻廟貌頽敝者什九愴然久之及巡泮則曰此非制也况狹淺乎狹則不能受大淺則無以潤物無怪乎科目寥寥也屬初政方殷未暇猝營乃積三歲所入之俸餘出以示諸生曰藉此可苟完矣康熙十三年七月初八日興工鑿池於櫺星門內圍寬約十丈深一丈餘環牆用石甃以灰灌之底加沙灰春尺許堅厚重固蓄水可不漏也中建橋一座雕石爲欄備極華麗櫺星門亦加崇峻丹椽彩柱一望煥然泮之東門額曰東壁西門額曰西垣樹大照牆於門外表曰太和元氣左

右高樹木柵有門朔望日始開以防民畜作踐園囿自標  
星門左右起至啟聖祠止其祠之兩廡僅剩零瓦殘椽茲  
槩鼎新之先賢木主朽蠹者咸易飾一切祭器俱創置以  
備用斯舉也規模闊大氣象宏敞視昔之固陋頽敝者無  
不整飭完美是皆侯殫心力之經營又自捐囊橐民之財  
力不傷卽有捐助一二亦一狐之腋聊襄厥事耳告成後  
諸生欲聞之當道侯曰予之爲是舉也樂與羣士游焉泳  
焉相觀於成章而達也豈邀名乎此誠古君子之用心殆  
非今人所能及者侯之美政嘉績亦何武居無赫赫名去  
後令人思其意實深以長也故觀侯於戾止之日敬慎威

儀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而濟濟多士從公於邁咸期克廣  
德心以副侯之望成侯之功者說在魯頌思樂之章矣是  
爲記侯廣東湖州府饒平縣人姓陸氏名展箴字三思號  
獻可

重修釜山龍王廟潭記

邑令 陸展箴 饒平

嘗讀柳傳有云老僧講經一叟竊聽問之曰某此山之龍  
也歲旱偷閒潛此僧曰能救旱乎曰玉帝封江湖有水不  
得用僧曰此硯水可用乎遂吸去一夕雨悉黑水予疑其  
誕也未信以爲然涑邑北有釜山山上有寺自唐來也樹  
木茂鬱殿閣崇闕儼一巨觀寺旁怪石崛突若龍蟠而露

首爪也石下有潭春不溢冬不涸相傳以爲龍潛於其內  
號曰聖水每逢歲旱鄉人禱之以繩繫瓶下求入三分水  
則三分雨七分水則七分雨分毫不爽從未有至十分者  
嘗建廟塑像以表靈應閱歲久廟圯而像朽矣茲夏六月  
不雨苗焦農苦予亦心惻鄉人告予曰禱聖水可得雨予  
於是齋戒沐浴偕僚屬率耆老步禱於山如法求之得水  
十分歸來大雨三日子始信柳傳所載之匪誣也龍能救  
旱尙矯上帝之詔一硯水變化無窮况泉湧地中氣自通  
天上安有禱之而不應乎廟圯像朽非煥然新之不可乃  
捐俸重建並募之闔邑共襄厥事龍潭上蓋一亭四面塑

龍圍繞備極輝煌亭面額曰一天水俾後人知茲山有龍  
逢歲旱可勿愴也然非誠敬之至亦安能致之

社學記

邑令談 鎔 遼東

己未之秋予奉簡書來宰是邑視其疆地隘而土磽觀其  
風民愿而俗樸蓋彈丸中椎魯之區也閱數月集士而課  
之其所爲文率多俚鄙而邑之子弟求其能事詩書識禮  
樂者蓋寥寥無幾焉噫陋甚矣父老爲予言曰涑當三經  
圍佔之後哀鴻未集頽尾猶驚無力者旣謀生之不給有  
志者亦修脯之無從安所得明師良友者而執經問難之  
也予聞而愴然者久之夫京畿首善之地也四方人文咸

所取則涑密邇京師而使燕趙多才之地竟等於遐荒僻壤不解文物始以艱於力而廢學後必至於不知學而無所用其力秀者流爲樸樸者流爲野涑之人幾何其不胥爲野人也乎夫地廣大荒而不治士之辱也矧茲閭閻失教野鄙成風官斯土者坐視其無力而不爲之所不將負朝廷而羞當世乎予用是捐俸購地鳩工庀材創建社學置立社田以爲每歲脩脯之用其詳開列於後歲延名師董教聽邑中俊秀有志者詣之就學敦詩說禮之餘予知其必有樂乎此者也予豈敢以化民成俗自矜乎亦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庶幾有其地而使之知所用



力也雖然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不謹乎實不敏鼓厲不前後之來宰是邦者時過茲地勤其課俾其怠荒時命胥吏葺其傾圮稽其籽粒俾此數椽要於久遠而且匡予之未逮補河之闕畧會見人文炳蔚久道化成是社學之設予雖勞乎其先也予且瞠乎其後矣是爲序

創建社學碑記

前順天學政 董 訥 平原

甲子之役予校士易水會涑令談君創社學成問記於余余維保陽之屬爲邑二十而涑爲最小土狹而田磽無山澤之產舟楫不通無商賈之利民恆勤苦不足以自給且道鄰子午驛騷不時官斯土者務撫字則拙催科爲保障

則廢繭絲欲使邑之人農畝於野士讀於庠蒸然而向化也豈易得哉己未之秋談君來涖斯邑政寬而民不玩治猛而民不殘民喜休息則寬以居之民畏強禦則猛以糾之行之期年政成矣乃捐俸金修聖廟頽垣壞壁依然瓦碧泥金圯棟危梁仍見楣雲栴繡且使師生有舍廩庖有次時進諸博士弟子而教誨之澤以詩書訓以道義涑之士始駸駸乎化樸野而文章易椎魯而禮義矣爲吏若此卽古之所謂絃揮單父化洽中牟者不是過也而談君之心則猶有不敢自安焉又慮夫教之不周也化之不廣也復捐貲倡眾於邑之西郊購地十四畝建社學一區中爲

講堂三楹匾曰惟風左右翼以耳房各二間東西廂各三間制與講堂彷彿儀門一座額曰雲階大門一座額曰社學津梁地整砥平繚垣周固大門之內又爲茅屋四間擇民之樸而勤者居之以司啟閉供灑埽於是聚邑之子弟俊秀歲時講習其中延塾師一人以訓迪之置社田一頃五十畝以爲修補之費凡此者一工一材悉自經營一規一畫皆由心血若談君者亦可謂懼人才之放佚而留心於儒校者歟方今聖天子在上右文重學所用皆文章經術之士今涑之子弟以耕耨之餘而有誦絃之地當必殫力就將究心踐履或於孔孟見性天之真或於伊周見王

道之大或於賈董班楊見經術之宏通著作之創闢豈特  
工翰墨以邀利達已耶將見爲子則求爲孝子爲弟則求  
爲悌弟異日爲臣則必求爲忠臣文行兼優道藝交盡涑  
之人士且彬彬然三代之英矣社學之設豈淺鮮哉雖然  
余猶有望焉夫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  
後之君子涑斯土者其勿以此爲駐節郵亭宴游之別墅  
則斯學也庶得與涑同不朽矣

重修甄井碑記

易州知州

彭人瑛

禹都

井固隨地而有者也創之修之均無足異也而惟涑城南  
市之井爲獨異明景泰間縣佐李君燦相其地之可以井

也而遂井焉掘五丈許得泉泉盛而甘居人便之然猶未以爲異也及鑿井後生齒日繁文風日振是知李君固非僅爲居人便汲計也故曰異也歲久淤塞前邑令陸君展箴倡眾修之備載邑誌一一可考至康熙己亥又復崩墜十餘年來泉源蔽塞而民生亦漸窘乏科目亦漸寥落矣余友方君國璽憫其井之久廢也遂慨然以爲己任獨力捐修去其積土將及底忽四面俱崩闕至五丈許聲如雷邑人莫不驚駭方君曰是神欲一勞永逸以成斯功也遂不惜多費大爲修舉且思井之易於陷者由向成底盤用木也木朽則輒墜矣因易以石石之上甃以重甃而井始

可承固起於七月初旬越三月而工始竣然所費之資  
前任陸君眾力共擎者固已數倍矣蓋方君素好義見善  
必爲類如此井旣成余以公務來涑方君請余爲言以記  
歲月余固素重其人之勇於爲義更念夫井之關於涑邑  
風化者甚重也因不辭固陋而爲之記

重修文昌祠記

邑令王治樂山

涑水文昌祠自前明邑侯柳公始蓋萬曆四十年也方是  
時先伯曾祖侍講學士毓宗公爲之序其道帝君本末及  
禍福之說甚詳涑人至今誦之歷百四十餘年傾圯剝落  
不堪復祀余蒞任之四年諸務甫就緒始與邑士紳謀所

以新之捐貲鳩工不數月而竣裸將之次咸相與請曰是不可無記而以屬余余惟帝君舊傳吾鄉梓潼張氏本以孝友見頌於風雅遂得隸天府典文衡黜陟天下世所傳化書儒者或不道至若垂誠數千言皆足以震醒愚曠故世爭櫟之不敢廢余亦時時爲人稱說蓋士苟以是爲心雖馴致聖賢無難豈第兢兢於應感間哉且夫應感之說亦聖賢之所不諱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士方溺文詞騁浮夸思以掇巍科顯當世而或至行無聞大本多缺卽倖而有獲亦朝榮夕落其不見黜於帝君者未之有也然則余與諸士紳所

以重修是祠之意亦可知矣抑是役也柳君創之先伯曾祖序之而余復重修之是真有數存乎因於祠前建惜字爐一座置字簍四十餘月朔化之並設措五十金付監修生員鄭澤錢士然耿培基陳珂現謀生息將來或可置地數十畝以爲不時補葺之需柳子有言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矣

重修十王廟神像記

黃梅教諭

葉修贈

興國

刑也者所以輔政之不逮聖人不得已而作也氣運日降民僞日滋匿情譎行逃於文網之外而爲笞杖刀鋸之所得不得加五服五宅之所不得拘者不可數計於是二氏之



徒冥報之說起設爲像教擴之爲七十二司剉燒舂磨猛獸毒蛇刀山湯鑊種種慘傷酷烈之刑使見者生怖凡以警愚頑於目前懲奸同於身後以輔國法之不逮彼猾者其庶有身乎其流之弊雖甚而原其初亦未嘗非救世化俗之苦心故地獄變相在在有之非功令所屏絕魏勺庭論之詳矣涑之閻王廟在北門外地勢博大殿宇閎深像設亦極備年深屋老朽蠹歆傾見者不惟無畏怖心反哀憐之訕笑之甚且作諸無賴以嫚易之像復何教哉巖丁丑有行者自南來以一蒲團趺坐其間發慈悲心結冷落緣誓作窮功德主苦行廣募誠切動人一年而垣牆固二

年而門戶立三年而廊宇成雖骨骼衣冠未遽還其故物而靈爽有棲鬼神之氣已焮蒿鬱勃隱躍於意象之表迄於今蓋四年矣骨者肉之斷者續之踣者起之裸者衣之跣者履之秃者冠之面如璫者鬚眉之削無色者氣燄之則見夫俯則若詰仰則若答怒則若呵畏則若懼指則若使諾則若傳訴則若泣抗則若辨暝則若証赧則若服秉筆則若判對簿則若校用刑者舉手足悍鷙若有力服刑者切肌膚痛楚若有聲旁立者或拍手則若快或張吻則若詫或合掌則若憐待死者或側聽則隱隱若驚或睨視則惴惴若愁或知斷無生理遂伏地奄奄無復人色而一

二強梁者或且鷓視狼顧將掣柵械急急若欲逃收七十  
二司中正坐側立跪起趨蹌偃僂仰摩肩疊背者皆有  
色有態有氣息神理無一土偶人一時觀者無賢愚老幼  
婦孺僧俗不敢譁不敢笑不敢謦欬唯聞曳履聲吱吱擦  
擦次第巡廊低徊審視注目者思撫心者悔額手者勉嚼  
指者懼點頭默默者心數生平所知識老奸巨猾如某某  
稔惡人行將至此無復能施其伎倆而預爲三歎息是皆  
諸變相有以發其恐懼修省之心予曰鬼神之爲德也其  
盛矣乎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然在瞻仰之下真不待教  
而善可以刑措不用也已行者河間人未祝髮故無法號

姓李氏故人呼爲李道以道稱釋今人譌語乃適有與古合者

改建文昌祠記

邑令 詹鶴齡

世稱文昌梓潼之神實爲文章之司命讀其陰騭寶訓蕉窗十則以及戒飭士子文剴切詳明真不啻手攜面命提其耳而示之事也或曰感應之說近於釋老毋亦儒者所不傳乎余曰不然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人特習而不察耳夫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感應之理孰有切於斯者而不但此也詩云無曰高高在上日鑒在茲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云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六經之旨同條共貫則梓潼君之所垂訓洵堪羽翼經傳而與聖學相表裏矣余承乏涑邑祇謁神祠見其碎瓦頽垣蕭然不蔽風日卽有改建之意因聖廟未修是以不果今歲文廟工竣爰卜地於學宮之東南經營籌畫鳩工庀材凡七閱月而告成旣勤垣墉並塗丹雘棟宇輝煌堂階壯麗庶幾雲駟陟降於庭行將佑啟士民以默牖其衷乎顧余於涑之人士所望更有進焉者昔周子有言文辭藝也道德實也士君子名列膠庠便當束身圭璧旣積德而蓄學自發名而成業誠能取陰騭諸訓身體而力行之文行並懋才德兼優有不掇巍科如拾芥

者哉廟旣成諸紳士請記於余余是以忘其譴陋而勒諸石或以爲東南巽方文明之象改建於此庶其有開必先乎是猶形家者言而非余所期於涑之諸士者

重修儒學記

邑令 詹鶴齡

事有似緩實急而操乎人心風俗之原者學校是也我朝文教誕敷無遠弗暨西陲式廓邊遠諸郡縣咸置官立學蒸蒸蔚起况密邇畿輔聖天子風化先行之地沐浴百餘年之久者哉涑水古燕地去京師百有餘里廟學建於縣治之西歷年旣遠風雨侵凌牆屋敝漏甲辰冬余承乏茲土晉謁悚然大懼無以奉祀典興士類也爰集紳士父老

而告之曰國家所重者學以其爲風教所由出也肅以宮  
牆董以師儒隆以禮祀每歲之中春秋釋奠焉月吉釋菜  
焉其樂鐘鼓琴瑟其舞干戚羽旄其牲太牢所以尊崇之  
者無不至夫人之耳目不見聞則不動不動則鼓舞振奮  
之氣不生昔太史公過魯觀夫子廟堂車服禮器心嚮往  
之低徊不能去今涑邑學宮有年所矣邑人士傾頽剝落  
之勿恤且習而安焉非所以作其奮發有爲之機而使之  
幡然動也眾皆曰唯唯於是擇能者董其事相與勸助僦  
工大加修築經始於乾隆五十年九月成於乾隆五十四  
年十一月規制巍煥悉有加於前余喜邑人之樂於從善

卜此後必大有人焉起而應也風氣日以隆人才日以起  
涖是土者與人士共相砥礪爭自濯磨以無負聖世同文  
之治是則余之厚望也夫遂書其事以勒諸石

重修關帝三代祠記

邑訓導

孫有章

粵稽素王道冠古今德配天地亦越關帝忠維漢室靈佑  
聖朝觀其嗜讀春秋固知聖聖相傳心心相印矣涑邑之  
南關舊有帝君三代祠相傳以爲雍正七年所創始其南  
閣則康熙四十六年所建也其戲樓則康熙六十一年所  
修也類皆有碑文可考而斯祠則書缺有間焉乾隆五十  
九年歲在甲寅夏秋間陰雨彌旬傾圮益甚有晉省諸善



士慨然捐資共襄盛舉鳩工庀材經之營之又建配房六間植楊樹五十餘株榆樹十槐樹十一閣之西舊置隙地一段以爲香火之資誠善舉也或曰帝君降自解梁故西省人尤崇信之余曰不然帝君之威靈固天下萬世之所瞻仰也其赫赫濯濯者無所往而不在者也工旣竣首事趙君屬其記於余是以忘其譎陋謹薰沐盥手而誌於石

重修城南門翼雲樓記

邑貢生

錢士然

皇上御極之元年涑城以帑金重修其樓之建則父老鮮能舉其代者人憚於補葺物朽於歲時固然無足怪然瓦不受雨椽不任風剝落傾頽之狀至爲出入斯門者懼蓋

匪僅無以壯形勝肅觀瞻已也邑侯方公下車初例得巡視卽謀欲新之而計無從出曰輸貲則尺布斗粟能無派累責役則捨糞拋鋤又將害耕邑小差繁余方欲舉興除而次第之乃遽以此重煩吾民也休息之謂何爰禁游閒謹勸課均徭役厚積儲正俗明禮事事與民更始雨偶愆期則徒步露頂爲民請命己卯秋山後五社以霜早受歉侯捐穀五百石就適中之地分設粥廠以贍貧乏又製衣二百領酌給之全活者不可勝計西關舊有涑陽書院以租薄幾成具文侯割廉入聘名宿爲諸生師公暇則親詣講堂註經評文不辭勞瘁每日郭隗祖述而下代有聞人

山川之秀發素矣何至今一第爲艱也庚辰夏捐俸修城東之魁星閣爲文治光嗣復檢公橐得四百餘金遂進士然等諭之曰城南門樓今可以無事他籌矣乃以本年三月興工落成於五月尺椽寸瓦不取給於士庶而角巾率作指示釐然登斯樓也畫棟凌虛雕牕吞遠佳山送翠好水迴瀾巍乎煥乎洵爲三輔之望侯因顏之曰翼雲豈徒狀其高云爾哉吾聞鯤化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徙南溟一舉九萬里叢爾涑陽自得侯以後歲事之成民氣之固士習之振亦旣隆隆有起色矣今且進農而士進士而秀矯首雲衢策名天府爲國家有用才此涑之兆也侯之志

也斯樓其不朽矣南門外舊有橋堙塞日久侯曰是咽喉也利於開則開之雲溪山俗名磨盤爲縣之鎮往有人掘井於其上侯曰是髓海也利於實則實之培元氣鬯清機苦心厚望靡所不悉均與斯樓有默相維繫者不可不志侯名立經字綜南號錦川湖北興國州人以選拔貢成均乾隆甲子舉於京兆闈丙子年蒞於涑

絃歌祠記

邑令 方立經 興國

民於長吏稱之曰父母尊之也抑親之也固矣然實仰望深而責之備之辭也何以言之父母之於子也饑則進之食寒則被之衣蒙則啟之教痾癢則爲之噢咻而撫摩一

切發名成業資生保世之具不待其啼號告語而慮無不周力無不盡傳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其恩勤也如是故逮事則左右承順之不逮事則俎豆尸祝之情之真義之當也吏之於民生各其地人各其姓先後代嬗最久者不過十年而何以亦曰父母何以既去之後猶見思思之不已相與解囊橐揮汗血設閣寢唐階紀其鄉里姓字於座上壽之以酒醴薦之以雞豚侑之以鐘鼓不翅奉其所自出如此其不能忘也必非無所作爲而致其情者已余官涑之六年與邑士民以拙樸相安訟庭多暇因取涑志重訂之見前命之有祠者唯談公獨存考其政蹟如唐

公治之直節不撓戈公用泰之輕刑緩賦柳公白卿之化  
格人心尚矣而興利垂久則有陸公辰箴忘身爲民則有  
李公峴壽請除弊政不畏強禦則有廖公之諒甘公汝來  
紀者於冊頌者於口鑿鑿未泯他若徐公植之涖涑則我  
國家初鼎定時也殘破之餘其難爲治可知志乘雖缺然  
而能使瘡痍未復之民爲之立祠儻非好所好惡所惡實  
盡乎父母之實而不媿乎其名民豈能以其報父母者報  
之哉嗟乎歷時久遠兵燹之所殘風雨之所蝕勢難一一  
重起而新之然俎豆尸祝之念耿耿乎其猶未嘗改也夫  
古之思其人者尚愛其樹今乃至不保其祠民將何以爲

情而吏亦何以爲心爰按志所載唐公戈公柳公先後列  
祀名宦無庸贅設餘皆具牌諏吉送之談公祠中以次爲  
位備牲醴率同官及邑紳士禮其神而妥之俾食德之民  
歲時伏臘斗酒雞豚得以稍申父母之戴於義庶無闕焉  
其額以絃歌者諸公學道愛人之雅化淵源畧同而地又  
近在書院之右晦明風雨彈琴鼓歌則皆其流風餘韻也  
涑亦武城哉

重修北城記

邑令

方立經

興國

涑城易土以甃自明季始至我朝乾隆元年前令張公鑑  
復奉文而加葺焉辛巳春南門城樓以歲久傾圮予檢公

橐得四百餘金重繕之是夏陰雨連旬土鬆地軟北門東  
西基壞而雉堞齊坍門上古屋三楹隨勢欹折遂不可支  
子每履其地察其形籌其役竊見夫義有不獲辭者匪獨  
爲彈丸重職守也城下有壕壕壅水激而流不能安門外  
有廟廟破貌殘而靈不能安况城之上舊故無樓離高坎  
低大爲形家之忌葺爾涑邑素稱殷庶邇來漸落絃誦之  
家久艱一第未始不緣於此子有事於城南工方竣而北  
復見告天或者其將啟涑乎爰命匠庀材次第而經營之  
於時邑紳士好義諸君走相告曰是爲吾涑謀保聚也培  
氣脈也議帑則恬慤有所不敢瘵捐俸則廉囊有所不能



遍慮始者難仍舊舊體吾屬其將安然而讓未遑乎遂各

踴躍輸助敦請邑明經錢君

士然

邑庠冀君

循

董其役會

涿郡奉天子命重修永濟橋予以檄往督辦不獲借諸君

親執鼙鼓比及回署而雉堞整嚴屹然稱巨鎮焉其視昔

有加者城樓則高聳也真武廟則巍煥也壕岸疊石南北

共長若干丈高稱之爲水道三受城內外之水注之壕通

門以橋環橋以牆其水自塔岡而來者引之西南入壕使

不爲城北居民患復於西北壕中築橫壩以分其勢令流

小歸南大則稍入於北而總匯諸東以注之河是役也共

費若干金肇工於辛巳之十月至壬午夏又五月而畢事

焉周遭四顧風景增妍氣機之動始有發於前人之所不及謀而通於後人之所不自知者乃不揣固陋詳其端末  
礪石以登好義之銜異日者覽殷庶而揚靈傑咸知功有所自予亦樂得藉手以告厥成云爾是爲記

重修涑水東關三義廟記

邑令 方立經 興國

涑邑東關有廟曰三義祀漢昭烈帝神勇侯桓侯傳唐時  
建老槐擎於階大可百圍垂蔭數畝豁其腹中容一筵霜  
皮溜雨虬榦摩霄望之童童如樓桑車蓋志中所詠三義  
古槐者是也廟右爲通達長白方氏聚族居之對宇交疊  
絃誦之聲與鐘鼓相聞者百餘年方氏有賢者名曰體祖

年少負奇氣工詩歌所交遊皆吳楚知名士戶外屢常滿  
也一日步於廟前仰視椽楹彫剝丹堊黝昧蠹次蝠涎蕭  
森滿目慨然曰某里人託處宇下瞻田鮫而長子孫惟神  
貺是邀而風雨之飄搖弗妥弗虔豈繫神恇慙孰甚焉於  
是諏吉僦工伐石庀材撤其舊而加崇堦廡染楨瓴甌罍  
罍必堅以飭丹青鏤錯几筵秩如前爲平臺甃古槐於中  
而輪囷偃蹇之奇迺益出鐘版之廊簫鼓之樓罔不畢具  
入斯廟者瞻神像之赫奕侍從旗騎之森列肅然改容倚  
槐四眺釜山蒸雲拒馬捲雪平原廣疇延綠混碧洵足棲  
爽而壯觀矣夫涑與涿接壤桃園桑葆雲煙在望帝與侯

英爽所宜往來也况吾民水旱疾疫祈禱報祀於是乎在  
原不與浮屠老子之宮教佞傷財者相類方子獨毅然力  
肩義舉不謀築室不佞將伯剋期集事使烏棲鼠迹之場  
復有丹楹畫棟之麗非識力過人者能如是乎廡舊有碑  
文不與事稱余謂方子宜易之方子將謁選主政確石以  
請余文闢義舉垂久遠官斯土者事也迺援筆紀之是役  
也起乾隆己卯季春落成以仲夏易碑以壬午季夏月望  
日

重修釜山頂龍泉寺記

邑生員 廖雲

婁村釜山寺肇自唐時明季重修乾隆三十三年迄於今

住持僧如淵物故其徒贖其孫幼不能主持請赤土僧代  
焉初亦守其規後其徒瘠此肥彼村人薄責其過冀令改  
悔乃羞變成怒控縣傳去五人加責罰雲父生員行健族  
兄生員瑩旗人王善彝周濟劉宗望旗民人等赴州控自  
春至七月結案僧人斷出時如淵徒孫稍長村中就令住  
持日遊蕩將地典押已盡樹木皆斫伐村人令其出廟据  
抗不聽無敢言者雲與村人稟於官逐之己酉年請得僧  
人慧本傳法門人實語實語徒孫寬宏住持嘉慶三年重  
修古佛殿十二年創建鼓樓又置香火地一頃數十年來  
或蓋房或砌牆而大殿功程浩大終不敢動十一十二兩

年間慧本實語前後圓寂寬宏見大殿不可復緩邀請村人商議不事募化不須布施一力擔當但求村眾助之建工自丁丑年十一月動工至戊寅年五月底大殿功方告竣而龍王廟龍潭南禪堂一并完結至己卯年五月方彩畫漆金告竣不有是僧何以至此哉謹錄始末以垂不朽云

續修釜山寺殿閣記

邑訓導

祝掄元

涑之西北皆山也重巒疊嶂中有形如覆釜者爲釜山山上有一潭世傳神龍居焉禱雨甚靈應嘉慶二十年縣令陳公會撰聯額嘗稱衛潭以寺寺隨山築由下而上如歷階

然北潭深以隱龍之所居也南潭淺以清龍之所游也中間爲佛殿爲重閣與山頂相映登閣東望則山下千畦萬井水塍人徑遠而五十里之涿郡城堞浮圖厯厯在目保護維持實於僧寬宏是賴余聞言心往然未至也道光四年秋南巖何明府邀諸僚友詣潭謝雨寬宏導以周覽高下下悉符舊聞入寺內觀之大殿五楹雕梁兼棟正佛三尊及二十四諸天均金碧輝煌南北兩廂禪房僧室一新新潔旣而雨下登菩薩閣飲酒賦詩翦燈夜話或詢顛末僧曰重開山場修整寺院自師太祖慧本始慧本於乾隆己酉年自上方山來出積錢四百餘緡自勤自儉惟以

光大佛門爲己業其後嗣法門人實語徒孫寬宏亦如之  
又數十年置香火地一頃修古佛殿數椽造鼓樓一座其  
餘扶傾起頽皆獨力爲之不募化也迨慧木實語先後圓  
寂又於嘉慶二十五年乃得新殿宇惟此閣幾傾頽且東  
向不能四達以通山氣於先志猶有恨雨霽乃歸越四年  
聞其鳩工庀材率徒連和清和改造菩薩閣鐘樓北院至  
今春乃蕝事然後歎寬宏之果善繼先志也自今以往山  
水之靈不賴以永保哉是爲序

重修聖廟文昌關帝廟碑記

邑令

尹鴻璠

嘉慶十五年初夏予承乏涑邑朔望拜謁見聖廟之左爲



文昌廟右爲關帝廟皆修建未久而牆宇已間有傾圮樛  
星門四柱朽敗尤甚予怵怵心動未幾而風雨飄搖日甚  
一日自大殿以至大門兩廡名宦鄉賢崇聖諸祠門牆戶  
牖屋瓦階砌皆破損不及早修葺恐後來有不可收拾之  
勢十八年四月教諭楊昆首議修補嗣同孝廉劉統淑來  
商於予予曰甚善但文昌關帝廟與聖廟相左右必並修  
之則聖廟始得以永固爰是楊劉二公復邀孝廉高建標  
國學方三奇文生冀溥武生趙銑鄉耆張佑侯繼盛勸捐  
釀金庀材鳩工諏吉修造先牆垣次門壁次殿宇次樞星  
門奎樓無不黝堊而修整之復將各祠神牌添補一百六

十位又添置俎豆爵鑑等器自夏徂秋歷五月有餘而工始竣適予於夏月抄奉檄調邯鄲接篆張邑侯督率以蕙其事工完而請序於余余曰聖廟爲文教根本文昌關帝爲聖域千城今一舉而三廟皆新焉豈徒矜棟宇之輝煌牆基之巖峻已哉亦欲涑陽士民覩廟貌之翬飛動尊崇之至意因廟敬神因神知教因教勸學經術之義明孝友之理備忠義之節彰將見教澤覃敷人文蔚起我國家棧樸作人之化綱常名教之隆胥基於此矣區區修補廢墜以聳邑人之觀瞻猶其未焉者耳爰書以誌之

重修三代祠前戲樓記

易水舉人 陳來惠

涑之南關舊有關帝三代祠祠之南設戲樓焉晉人之服  
賈於斯邑者所建已至乾隆六十年重加修整添配房六  
間楊柳榆槐數十株其西隅向有置買隙地一段復於嘉  
慶四年創造神祠各立牌記而其中兩次董厥成者則趙  
君筆也厥後數十年間屢值風雨摧殘廟貌不新戲樓亦  
漸就頽圯有趙公名克儉者亦晉人也爲人慷慨好義每  
逢公舉輒踴躍從事於是爭先創義缺者補之隙者塗之  
墜茨焉丹雘焉不彌旬而煥然改觀矣獨戲樓歷年旣久  
其中天溝舊有板遮蓋緣陰雨浸淫棟宇多損不得不鳩  
工庀材大興土木因復廣募同鄉及四方諸善士慨捐多

資易板爲石以圖永遠工既竣欲勒諸石以信今而傳後  
因屬記於余余詢其顛末乃知前次倡義重修之趙君筆  
者卽其先人也其慨然身任而不辭者亦卽紹先人之志  
而爲之也則義舉也而孝思莫大焉

創建文昌先代祠碑記

邑令 歐陽棻 安義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古來大聖大賢其所以焜耀寰區  
彌綸葉禩無非祖德宗功有以克配彼蒼而後篤生英哲  
以顯其光文昌帝君廟貌旣眾建於天下而於先世復追  
祀焉所以報本始答神庥也甲申嘉平予署篆涑陽功令  
每月朔望境內廟宇咸瞻禮焉是日仰見殿屋中懸一龕

詢之知爲帝君先代神牌不覺悚惶久之予欲創始苦素  
貧又初署瘠缺徬徨中夜迨乙酉仲春舉行祭典聞閭邑  
紳耆歷年屆期慶祝并存有會項以贍公予因進紳耆而  
謀之咸唯唯予以棉力卽署存香柏二株變價得清錢百  
千以爲之倡紳耆亦莫不踴躍襄事遂卜基於正殿之後  
擇吉鳩工蓋自經始以迄落成僅浹旬耳嗚呼是舉也何  
以遄速若此夫乃知神之靈貺有默爲呵護者矣卽以知  
紳耆之皈依有永矢勿諼者矣予不文聊誌顛末云

涑陽書院新修大門記

邑令 魯傑

書院之設所以振文風培士氣也而觀瞻未肅關防未嚴

不足以拔真才而壯形勢涑陽書院舊在西關日久廢弛  
已就傾圯道光乙酉歐陽芝房先生鼎新書院因舊基頽  
廢移建城中庚寅史璞山先生以地狹隘改建於此此書  
院設立之原委也夫涑雖小邑而民風渾穆士習端方可  
成就者不乏人二先生又復提倡宗風栽培後學而書院  
規模粗定潤色猶有待焉是後人之責也丙申冬余攝篆  
斯邑課士之暇周覽書院講堂兩廂工尙完整惟門過卑  
陋局勢不稱爰與諸紳士議擬建大門一座門旁翼以兩  
屋以爲收卷憩息之所且捐廉以爲之倡鳩工庀材擇日  
興工未畢而余適卸事瀕行諸紳士請余紀其事余辭不

獲已因誌其顛末如左仍顏之曰涑陽書院云

重修北郭下村關帝廟碑記

邑舉人

趙文涵

關帝廟祀徧天下自通都大邑僻壤窮鄉延及荒徼邊陲莫不祠宇崇闕馨香俎豆於庠帝德如天凡在天之下者卽共受帝之覆幬焉其廟祀徧天下宜也或者曰關帝廟之在天下也不可以千百億萬計帝雖有靈安能幻千百億萬化身逐天下而享其祭是敬帝者敬以心似不必效世俗所尙建祠立廟爲也雖然帝之在天如泉之在地泉隨在而可鑿帝卽無感而不靈况學者之事神也以心而鄉人之事神也以貌事以心者無俟觸於目而敬常昭事

以貌者有以悚其神而敬始立嘗見崇祠大刹法像莊嚴  
縱非正神見者肅然起敬而常一遇頽垣斷壁冷落蕭條  
雖地屬壇壝則泄泄然過之此無他觀瞻肅則心斂而敬  
存廢墜形則心放而敬弛也是廟貌不可不建建而歷久  
不可不鼎新也明矣北郭下村中街關帝廟創建蓋無可  
考而重修於嘉慶丁巳歲閱時既久傾圯堪虞戊戌春公  
議重修而遠近諸善士又復踴躍樂輸助成義舉計自二  
月鳩工越四月歲事工堅料實較舊基加拓而壯麗閎整  
過之謁是廟者儼然帝之威靈如在其上莫敢不敬焉其  
陰受帝之庇佑蓋無俟禳禱而知之矣涵謹志其顛末勒



諸貞珉並鑄樂輸姓氏於碑陰以爲後之好善者勸焉是爲記

重修聖廟碑記

邑訓導 劉調元

甲子夏邑侯單公署涑水縣篆朔望瞻拜至聖先師周視宮牆殿宇敗瓦頽垣卽慨然以修葺爲己任奈工大費繁雖小補無濟也適邑諸生有整理書院之議謀而未成正欲得賢侯以爲之倡而侯自下車以來敦崇儒術嘉惠士林凡所以飲食而教誨之者至懇且摯於是合兩事而並舉之而以聖廟爲先務捐廉首倡進諸生而妥議焉而諸生亦感激侯恩而樂爲之助特墊辦無資則事阻監修不

當則弊生侯乃屬邑紳方公粟航親董其事方公退賦閒居雖年邁不辭勞瘁暨其弟輯五公相與籌畫經營自大成殿崇聖宮兩廡二祠與各處門牆傾欹者正之朽蠹者易之瓦斷絕者撤而新之工則欲其堅也費則欲其省也旣勤垣墉又塗丹雘凡十閱月而工始竣廟之東院爲文昌宮東南爲奎星閣亦殘缺待補輯五乃獨任其事復出資而重新之是役也善勸而樂輸者邑之眾人士也鳩工庀材省約而有度者方氏之二翁也而非侯之德足感人政足孚眾則亦難以聯諸生爲同志合紳士爲一心而成斯盛舉也侯之功顧不偉歟而不第此也工竣後復捐資

二百緡發商生息作日後修葺之資爲一勞永逸之計俾後之君子不勞籌畫隨缺隨補歷久而常新噫侯之慮蓋至深遠矣所望繼此者之善爲經理也侯印傳及字進之奉天金州人

重修涑陽書院碑記

邑令黃仲畬

同治四年春大府以畬題補涑水令六月奉檄赴官受篆逾月集邑之人士命題校藝以觀文風復月課書院諸生童拔其課業優嫻者評點甲乙列其次第而獎勸之程量品藻月異日新深喜此土秀挺之士可與敦勉而砥礪於成材也今年秋學博司訓沈劉二君相過以涑陽書院自

昔廢弛前歲單邑侯來權斯篆倡議興修文廟並書院而  
葺治之規模粗具方擬爲文以記其事而單侯去任因以  
記事屬畚礪石以俟雖慚譎陋不敢以不文辭按縣志修  
於乾隆二十七年以後邑中建置不可復考所載涑陽書  
院康熙十六年知縣談鎔建在西關外僅名社學未立書  
院之名然捐置學田構立堂宇燦然可稽自是厥後邑令  
涂侯士煜吳侯慎復增置田畝經費振興鼓舞其政績典  
型具存邑志而碑碣無可考乃倏閱數十年董理無人棟  
宇傾圮基址屢更所謂學田半歸侵蝕諸生不復知有書  
院矣道光十七年丁酉魯侯傑臨是邑復與紳士等倡捐

措置增地若干畝建立講堂學舍始有涑陽書院之名榜題石碣尙有存者至咸豐初元復廢頽榛蕪聽其湮墮者又十餘年同治三年甲子國家布治維新氣象昌明文教聿興涑邑近接神京得風氣之先讀書稽古之英有志奮勵者莫不爭自濯磨而關左單侯傳及來權此邑覩其傾圮銳意振興商於沈劉二君及紳耆士庶莫不踴躍孚愜於是倡捐以爲之率集腋以底於成不逾年而締構畢備綱目粗陳單侯解任畬受篆於茲邑周星矣自愧德薄坐享其成捐俸增其獎賞撥地助其經費而原額隴畝之被侵漁隱匿者按籍清釐懲創究治濶色增廣視昔有加茲

則足爲此邑慶者也。單侯之創治，沈劉二君之贊襄，邑紳方刺史恆祿、文生羅恆吉、楊澤等之趨承宣力，均不可以不書。畚謹條其梗概，記其歲月焉。

重修西壘子義學記

邑令

張士銓

涑邑密邇京師，沐聖朝教澤二百有餘載，絃歌之風殆駸駸乎日盛矣。然鄉曲之間，富者家或有塾，貧者終歲力穡，饘粥尙且不給，雖有俊秀子弟，恆苦於無力從師。迄今邑中歲科兩試，成童輒不滿百人。余心慨之急，欲增置村社義學而未逮也。甲戌春，監生李廷輔與文生王述曾以興復本村義學請，蓋其村義學久廢，弛館舍已傾圯。先是廷

輔之祖式倬爲邑生員曾於道光年間就村北官荒灘地植柳樹一百餘株立碣載明俟他日樹株成材卽出售變價以其資興復義學余嘉其請紳董等旣以樹價四百五十緡鳩工葺館舍兼置良田三十七畝議每歲收租息三十二緡又以村西官地樹價百緡爲延師脩脯及歲修之資又爲之勸諭有力者捐得若干緡里人有挪用逋欠者經生等赴控余悉爲之追復不使稍有侵蝕至事告成請記於余余曰事之興廢成毀豈不以人哉隳之於數十年之前復之於數十載之後董其事者旣任其勞勿惰其志師儒宜慎擇之然必待以忠敬也生徒宜多積之然必察

其勤嬉也經費微宜撙節之然必廣籌畫俾無匱乏也規  
條畧宜增設之然必恪遵守乃可持久也推而行之亦存  
乎其人將見蒙養端世風振椎魯之眾莫不家絃戶誦翁  
然奮其向學之思於以鼓吹休明仰承夫聖天子作人之  
化是則余之厚望也夫

新建鐵橋記

邑令 高 楷

涑邑東北里許爲涑水俗稱拒馬河周禮冀州其浸涑易  
許叔重曰自上而下謂之來此涑之義也其源肇於廣昌  
曲折北流數百里至鐵鎖崖出平壤又四十里附縣郭而  
東以天定興岡嶺最深滙泉最廣故河流亦最悍涑之民



艱難涉厲可閔者有年矣雍正十三年卜陵寢於易州而  
涑水遂爲孔道名王鉅卿歲時展謁修禮薦新冠蓋絡繹  
先後相望當夫夏伏兩行山水漲盛沙奔石走電激雷震  
汪洋無際輪蹶阻進蓋慄慄乎懼晷刻之踰越不克敬事  
以將天子之命也又有年矣涑民釀資集役兩爲石橋皆  
壞於波臣泰甯總戎志公告於易州知州容裕涑水縣知  
縣高楷因合詞請於傅相總督肅毅伯合肥李公公曰費  
重工鉅非州邑所可勝繫維我責爰檄大順廣道吳公廷斌  
躬馳審度察形勢之宜議於舊橋之上創設西法鐵橋長  
虹凌空無柱礎之架旣不阻礙洪流又可堅剛經久其規

制爲中土所未有其西南一渠亦水漲時所分流也拆舊橋石別爲一橋繪圖具議以上公曰可遂命法國工程師司吉禮豐修之候補知縣吳君宗騏監之始於光緒十七年冬十一月越明年十二月工竣是役也涑之人不輸一金不應一役售土者讐以值服役者厚以餼享其成且餽其利焉幸何如也鐵橋長十二丈二尺五寸寬一丈六尺用銀兩萬零五百兩石橋長三丈五尺寬一丈五尺用銀一千四百十兩至歲修之法保護之宜咸藉於官茲不贅

涑水縣卷八

中終

--	--	--	--	--	--

涑水縣志卷八下

藝文志

涑水縣志卷八 下

雜著

三義廟古槐

邑令

陸展箴

饒平

物之異者非能異也有其神焉斯異矣有其神而非正焉雖異勿異也有其神而正焉而物之變幻關運化消長占盛衰斯異矣槐虛星精於物爲木木以榮異不以枯異若始榮而終枯焉雖異勿異也榮而枯枯而復榮焉始異矣木之榮者受雨露其枯則不受雨露其枯而復榮焉又豈一受之一不受之而復一受之耶非也神靈也三義廟左有古槐一株大數十圍長十丈餘中空而外腴斑篆層鱗

古難名狀咸以此爲異矣噫斯豈異也有夏生光天者前  
曰此槐不知植自何年近枝葉剝落經枯三年許今復蒼  
茂如故詢之眾人亦以爲然噫真異矣嘗聞曲阜 孔廟  
檜係周末夫子手植也榮枯動以數百年計至金貞祐間  
遭罹兵燹枝榦無遺而重發於至元大茂於洪武與前本  
不異其始枯也晉兆聰勒等亂其再榮也啓唐貞觀之治  
其再枯於乾封也武后竊位天寶幸蜀亂亡相繼其再榮  
於康定也有宋三百餘年九儒嗣興其重發於至元也中  
原文物漸盛兆開洪武之治榮枯消長動關理亂茲槐枯  
三年矣而今復榮焉豈非翼

昭代英風以勘靖反側而隆致盛治者乎 三義之靈在天長幼節君臣義無媿吾 夫子予於檜則聞而知之於槐則見而知之矣睹斯槐也亦以見天地之不可測而古今盛衰之數聖人無不以物之異示兆焉非物之能自爲異也至曰風雨之夜槐內有車馬鱗鱗聲如吞曹吳象雖聽者從而意之然察其心似未嘗一日忘或者託於物焉未可知也非誕也

馬明王辯異

邑令陸辰箴 饒平

涑東關有馬明王廟創建已久縣額設遞馬以供往來每思駟騶朔望必躬親詣禱之誕日邑人皆釀以祭牲用羊

而不用豬奠以茶而不以酒予竊怪之詢其故則曰王乃回種回子不事酒肉故祭必屏焉問其何據則曰相傳如斯也噫何訛甚也嘗讀史至周孝王時有非子者好馬能善養王命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封爲附庸君邑於秦夫好馬能善養馬則人欲求馬之蕃者必尊之以爲神崇奉而祀之此其神殆卽非子是歟非回音同故傳者不知爲非子而訛以爲回子也至爵以明王又後代從而加封之也小雅吉日之詩先祭馬祖解曰春祭馬祖夏祭先牧馬祖爲天駟先牧始養馬者天駟房星也先牧則必有其人矣史記柏翳氏爲舜主畜牧非子乃柏翳之後裔或者



如農人之祭先嗇未可知也予亦未敢以非子爲是特證以非爲回之訛祭之日不加以酒肉焉

### 釜山合符辯

邑令

方立經

興國

予觀陸公合符之論詳矣顧猶有未盡者媯州懷戎卽今保安地古屬上谷涑邑北界保安是勢近而隸同也水經注涑水出涑鹿山則涑鹿之野自應在涑服虔所言是矣如謂涑以水名郡涑獨非以水名縣乎涑山在代而縣可爲涑涑鹿山在懷戎而涑遂不得爲涑鹿之野亦固甚矣通志載釜山在保安西南括地志又云在懷戎縣北三里南北勢懸迥無定方而就通志以攷涑尙爲脗合則安在

彼之爲是而此之爲非耶夫論古必審其時察其地而揆其理涿鹿爲黃帝所都徵師滅寇何至近在臥榻之側儻不道之戈旣已輕犯都邑卽遠待勤王亦復何及乎唯是歷年旣久聞見異詞人情貴耳而賤目曲士泥古而遺今太史公曰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攷洞明記稱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堯符有赤雲之祥之類蓋黃帝黃雲之瑞故曰合符應於釜山由斯以觀釜山一壺嶠也夫且可望不可卽又安能折衷諸說而確指其地哉今通志載釜山已定其說於保安然猶舉名勝志所引稷之安肅儻亦存疑之意與乃獨於涑又削

此山而不載何也黃金臺幾遍燕郊市瓜取肥之見山川  
笑人涿雖不合符此山未嘗不靈一窟藏龍雙松引鶴遊  
人心自中頓隔塵紅千仞也况挈雲雷以溥霖澍涿人士  
藉此靈貺久矣竟不得與龜洞紫涼一例而並紀之故不  
可以不辯

涿水賦

以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爲韻

邑貢生 王寅

五行之有水也本天一而澤沸通銀漢之飄渺潤下  
土於幽物小有池塘沼澤之濼洞大有江湖河海之  
騰歛聚爲洞庭彭蠡之永瀦散爲畝澮溝瀆之待掘  
源泉出之莫知其來尾閭瀉之不見其汜是以聖人

深契乎逝者之如斯學者達觀於流水之爲物唯涑  
邑之命名實此水之可嘉素波噴玉錦浪翻花勢澎  
湃而莫禦機活潑而靡涯清可醞酒甘可烹茶冽可

滌腸胃勁可礪齒牙山原資其形勢景物借其光華

然木之暢也必有其本水之流也必溯其淵惟廣昌

之涑山仿盤龍之巨泉來如瀑布去若離弦越容城

而匯渤海佐易水而壯幽燕滋范陽千種樹潤上谷

萬頃田游子臨流而竚望莫不興嗟於水光之接天

詎同汗池豈曰行潦洪泉不足比其清沔漢不足方

其皓童子興歌而濯纓季女思齊而采藻酌天漿以

自潔惟不澤以爲寶且也芙蓉苻毛之昌茂蒲菱蘆  
荻之紛纒浴則鷗鳧鶴鷺之羽游則鯉魴鮒鰻之鱗  
珠玉蘊其精蛟龍匿其身譜其所生之異罄山竹而  
難陳若乃鍾靈毓秀則挺然出爲英傑祖士雅之擊  
楫渡江也眾皆感悅李德成之開冰見母也天亦可  
格故史傳表其孝行竹帛紀其忠烈何莫非斯水之  
發祥佼佼錚錚而迴別哉方今

聖德流行汪洋大地赤縣沐其恩膏涑邑尤爲首被况

秦陵之在望乃

鑿輿之所蒞歸浪近接夫

太液之波渥澤時承乎秋瀾之內固與海宴共效其順  
河清爭呈其瑞者也蓋其源流之獨異實言語之難  
形介涿易之旁午爲

帝京之藩屏聯關隘於倒馬接峰巒於秦甯故拖玉帶  
以委折臥白虹以勻停合拒馬之澎湃挾白楊於清  
泠沈朝霞而浴夕曛流皓月而入杳冥緬此渠澳洵  
堪騁目談斯旋還雅可傾聽小子固陋乃遂倩 虛  
之魄而假景純之靈

釜山賦

邑舉 趙文濂

有常山客問於主人曰夫子之居山邑也河流拒馬

岡勢盤龍東環巨浸西峙高峰莫不濤聲激壯嵐氣  
蒸濃惟釜山泉咽白石日冷青松岬懸壁峭秀毓靈  
鍾昔者黃帝有合符之盛舉或者此卽其遺蹤夫子  
何不禮求肆覲典考登封表芳徽於山水溯軼事於  
黃農如登山以訪古願蠟屐以相從主人曰此非敞  
邑之釜山也昔縣曰懷戎今州曰保安山聳涿鹿河  
繞桑乾板泉激浪涿水迴瀾黃帝於是滅蚩尤而靖  
餘寇朝羣后而會千官因合符於山頂如輯瑞於朝  
端此媯州之古迹非遼縣之巨觀若夫敞邑螺峰萬  
疊鳥道千盤敞東瀉則平原曠野西西北則疊嶂層

巒有山形如覆釜會日蔽而霄干與在保安者名同  
實異不可一例以相看試約舉其大概吾子可知附  
會之誤考據之難其山則闢乾闔坤背艮面震丹邱  
再成翠屏千仞左石龜而頭角巍巍右紫涼而意態  
雄峻龍鱗之隰沃野平夷燕尾之渠餘波浸潤窮千  
里而廓乎有容阻三面而巍然坐鎮東望涿州雙塔  
凌雲會不能以一瞬其下則婁亭古縣創自有唐門  
臨大野城踞高岡山形險要民俗豐穰今雖崇墉址  
廢故壘墟荒然猶聚成都市保障村坊萬家煙火鬱  
鬱蒼蒼因山重而水復遂氣聚而風藏其上則石齒



嗟峨林容清麗洞口霞飛蜂頭雪霽翠柏盈坡不可  
數計石裂根盤雲遮葉蔽黛色霜皮青浮天際東北  
拱向乎

神京實足壯其形勢其寺則琪花瑤草梵宇琳宮幢簾映  
日鐘磬鳴風樓高隱霧橋曲飛虹招浮雲於廊外列  
遠岫於窗中千巖萬壑競秀爭雄開層軒以縱目出  
清新於無窮寺中所有雙松最奇翼翔翠鳳尾掉青螭  
柯交古幹蔭接駢枝今則形單影隻世易時移身雖  
孤特貌益支離筋細入骨香老凝脂蓋數千年物也  
宜其參天溜雨歷田中之歲月而不知寺西北隅泉

出林薄地脈潛通天紳遙落漱玉琤琤跳珠踴躍科  
盈坎行塘方池鑿引溜源頭分流山腳魚戲如鷗龍  
潛似螭每亢旱而雨祈不崇朝而霖作其西南一峰  
形圓如釜鼎峙形奇爐薰香古煮石餐霞漑鬻霖雨  
野燒燔則爨火熒熒山霧蒸則炊煙縷縷瓊林薪傳  
丹竈焰吐炭紅開窰煤黑出土與在保安者名偶同  
耳而合符之事義無所取且夫注山經者宜考據乎  
封域忌附會乎遺文而常山之郡志每異說之紛紜  
牛谷峪訛爲竇建德洗硯池誤爲王右軍許由曠行  
唐有故里紀信墓靈壽有孤墳聊復爾爾非所云云

惟敝邑前令陸公務求實據不惑傳聞辨訛正僞排  
難解紛折衷甚當肄業能勤匡廬之面目始見封域  
之疆界攸分子能從我遊乎因述原委之歷歷以答  
情誼之殷殷不然未考其實徒循其名則今之安肅  
古之遂城有釜山之險峻俯甕水而崢嶸因合符之  
無定亦據地以相爭既是非之莫辨難議論之持平  
何如異同彼此辨析詳明但表章今之景物不牽合  
古之會盟雖未能秉圭植璧亦足以悅志怡情有時  
旋閭里攜友朋酒提壺而再挈詩題壁而重賡噫游  
屐所不至者三十年於斯矣應慨然於山林之無恙

而歲月之潛更

按賦者古詩之流駢儷敷陳雅屬韻事志中頗不多見故難於標目僅次古槐以下諸作之後同以雜著  
綴藝文焉

附縣署二堂聯語

宮保

甘汝來

道上擊豺狼何須渡虎

澤中哀鴻雁遑問割雞

詩歌

郭隗

唐

陳子昂

逢時獨爲貴歷代豈無才隗君亦何遠遂起黃金臺

登郭隗臺

皇甫松

燕相謀在茲積金已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

東閣忠碑

明李卜

忠臣孝子古來稀東閣今鑄忠孝碑剖凍肯忘慈母溺割  
肝曾作聖王醫滔滔逝水澄清處炯炯丹青澳汗時料得  
史官爭採錄簡編重與厚民彝

長堤山寺

邑令唐治金壇

探幽忘徑仄小憩梵王宮唄語留方丈鐘聲落半空苔鋪  
風埽綠花綻鳥銜紅未許塵氛到心清茗椀中

題祖村寺

獨坐禪壇靜居然似古靈槐陰團午綠草色逗春青幾陣  
風傳磬一羣鴿護經何期逢野老共話入滄溟

題龍宮寺崖

昔也汲龍津今也謝龍雨兩度入山中龍在竅中處

離任留題三義廟

邑令

戈用泰

平湖

生平慷慨宦遊過空復當年勿翦歌七載辛勤遺愛少一  
生鑿柄忤時多清風猶喜攜雙袖秋水何妨任晚波從此  
出門長嘯去乾坤曾礙一些麼

謁祖豫州祠

國朝邑令

陸展箴

饒平

慷慨猶存晉室書荒祠密邇鼓鐘居兩株翠柏鴉巢盡一

炷孤煙蛛網餘但使臣心堅壘壁不愁孫子少田廬歲時  
欲問枌榆酒定是何人俎豆予

再度奇峰嶺

爲因王事疊飛軒歷落奇峰印屐痕山鳥逢人如舊識寺  
僧厭客懶開門叢林眾籟風初好野碓孤舂月一村猶幸  
漢關無債帥何勞槎使泛星奔

謁檀山大舜廟適明經王前出所著大孝歌因題

邑令

廖之諒

全州

舜廟何年建檀山永不磨蒼崖懸日月古柏淨干戈遐想  
中天盛高吟大孝歌一篇三致意應譜入韶和

紫涼秋月

邑令  
陸展箴  
饒平

流丹汎紫色蒼蒼坐對峰頭笑語涼露冷未知天是水秋  
高纔見月如霜移來樹影曳僧影閃出山光攬佛光不盡  
南樓今夜興漫將遊意寄奚囊

龍灣夜雨

路環蜿蜒一溪紆山色黃昏半有無入夜蕭蕭舒葉底沈  
雲點點上花鬚懸燈獨有枯禪影扃戶人無喚酒奴萬里  
悲秋且伏枕來朝曉霽望粉榆

亭山晚照

亭不依山山自亭亭山隱映入雲屏疏林迎影葉呈翠低



檻浮煙花欲醒坐望遠暉疑曙色行聽短笛出樵徑叢巒  
一柱真縹緲心似孤峰夜裏青

西岡古塔

挺然七級峙道中恍似龍門百尺桐秀入西山凝暮靄影  
橫北斗貫長虹藏身盡靜漁陽鼓扶世潛迴河朔風莫道  
固安無勝蹟亭亭古塔對丹楓

釜峰晴雲

邑令王治樂山

形如覆釜勢凌霄萬點晴光綴翠曉中有龍潭深莫測興  
雲長在半山腰

水峪瀑布

如練汎泉向寺流  
雷聲迸過石橋頭  
探涼人坐冰壺裏  
不捲珠簾待月鉤

亭山晚照

副榜  
張九鉞 湘潭

萬岫斜暉拱翠屏  
同軒層榭儼成形  
射魚城肖團圞紫  
拒馬河澄歷落青  
遠映離宮深淺色

距秋瀾行宮不遠  
分輝

御柳短長亭遊八騎  
倦歸來晚滿塢鐘聲帶月聽

水峪瀑布

珠簾慵捲信花拋  
競說僧葺月一凹  
匹練斜拖叢岫缺  
白龍飛挂亂楓梢  
佛河有脈終通派  
聖水無源不易淆  
何似

大悲甌井裡

大悲閣甌井卽在署前

廉泉長澈大官庖

按紫涼秋月以下諸題皆陸志所定爲八景也山水之樂通於知仁蠟屐岸巾登臨集焉然有源有委有形有勢聚忙閒悲喜狂迂韻俗之人聲聲色色靡不隨所見以爲高下故航奇尋勝領趣於象外鉤元於箇中則五老還其面目三湘助其精靈將何在非佳景乎自求之以景定之以八八之不足而益之而增之雜湊雷同強風雲以歸繩尺而山川反爲景累矣予於志內特芟其品目但詩有可採未忍棄置今仍以原題標之恐詞議所歸或同芟蕪蕪蕪之什轉令閱者費解也

陪涑水王乘六明府遊釜山

拔貢 趙重閣 滿城

夾岸雲迴路漸迷使君招引數峰西  
人行盤道扶筇短馬上層巒攬轡低  
幽壑荒煙尋斷碣曉崖飛瀑下寒溪  
深山鹿石忘機械應擬醅風太古齊

董孝子篇

邑舉 劉瑄

易水之東涑之南村爲司徒古仁里  
厯落荒煙幾人家中有窮民真孝子  
普哥其名董其姓一生孺慕渾無比  
自幼從未授詩書至性偏能全道理  
踉蹌尋父走京華旋爲思母奔桑梓  
片刻不離慈母側一錢不入私房裏  
緣村鬻餅煖生涯得值歸來供菽水  
問食三餐必躬親恐經妻手心

不喜出入寢興定相隨懼不任杖蹶難起大哉庸行自古  
難五十年來皆如此世間多少讀書人問心普哥何如矣

釜山乞雨圖歌

郡伯黃可潤龍溪

太行西來趨右輔羅列諸峰兒孫聚洪崖嶺下接仙蹤聳  
出奇峰形似釜山花繡豔藻紛披怪石劃然削斤斧泉甘  
可勺清可鑑波濤滾滾撼松樹洞中時有蛟螭見能助山  
川作雲雨傑閣危欄俯風煙眼收涑陽百萬戶珠宮紺殿  
久凋零冷然誰作山靈主使君家在雲夢間氣蒸文蔚  
羅前古瀟湘夜雨詩中畫畫中有詩手自組仙鳥一從黃  
鶴來鸞鳧暫此戢其羽爲霖濟旱師聖言蚩蚩伊誰毋與

父欲繪治象正如何膠序彬彬原膺膺已年春夏旱魃殃  
叢詞呼籲竟無補使君徒步禮山靈不避犖确與岫巖  
白日倏爾聞驚霆九淵龍蟄瀉澤溥歲歌大有粒我民恰  
似慈嬰得其乳憶昔烈日灼神皋綠塍悉變爲赤土上告  
欲繪監門圖應知良吏心獨苦今日溪山有佳色使君  
容開笑且嘆畫師畫出使君衷先憂後樂義有取不在  
山水而在民百里孩提吾肺腑梧鳳遙向孤竹飛涑山一  
路失所怙愚夫爭欲識其面我掬君容心亦覩爰向斯圖  
作長歌畫筆詩詞是治譜

祖豫州祠

貢生  
吳煥文 會稽

著鞭想見勇驅馳往事凋殘贖古祠  
修墓有人知感德勤身自守待乘時  
尙交心白蘇同叔代將功隳戴若思未復  
中原空擊楫千秋俎豆有餘悲

妖星落後陣雲黃典午從茲氣不昌  
假使豫州無刺史更誰建業佐興王  
化龍江上歌謠驗拒馬河邊帶礪長  
贊世英雄何處覓漫教耳食問南塘

遊釜山寺題壁

舉人

金序珽

英山

聞說軒轅此合符蜿蜒靈蹟有龍趨  
松杉萬片飛鱗甲崖壑千重列畫圖  
勺水能爲甘雨潤笠雲不礙老僧攢  
祇嫌斜照催歸翮落得塵紅夢與俱

登翼雲樓

舉人 盧鳳起 仁和

城上崔嵬俯翠林，翼雲縹緲碧沈沈。  
射魚隱約疑垂釣，拒馬彎環欲引襟。  
萬里風雷簷際落，九天奎壁掌中臨。  
凭欄莫作南樓看，須識賢侯有盛心。

遊雲溪古剎

萬峰排列聳雲梯，翠髻氤氳咫尺迷。  
地接雉城饒逸興，人從鷲嶺問仙棲。  
風前古柏清光合，雨後新苗綠意齊。  
名勝不愁登眺盡，支筇是處可留題。

隗家莊懷古

舉人 詹同瀾 蕪水

先生不挾陰符來抗禮，王庭請自隗招賢。  
足雪千年恥，敢



許爲王作士媒職方巨浸紀涑易先生秀出涑之隈近已  
得師遠得士依稀何處是君臺我過拒馬瞻望久馬鬣依  
然城東首聚族卽今繁子孫君臺可沒人不朽策士紛紛  
樂與鄒當日無出先生右天留君塚不留臺故是先生不  
常有

讀史懷祖君沖之

六朝鉛粉獨超羣一部胸羅天上文學易原非膠步算通  
元正自妙區分等身著作花生筆小試聰明巧運斤信是  
長才宜典制華林省函執如君

傳文閣

通貢王

何年小閣勢凌空  
躔麗三台霄漢中  
開化會傳騰北極  
掄才自合照南宮  
春雲護壁書皆綠  
秋雨侵碑字亦紅  
拾級登堂瞻仰切  
筆花應有夢潛通

前題

邑貢生 鄭澤

意氣凌雲續瓣香  
權衡已在閣中藏  
愛才引手真如命  
望古爲懷不是狂  
西插奇峰遙列笏  
東迎拒嶺近流觴  
一齊稽首人天會  
肯使良工付渺茫

陪錦川方邑侯紫涼寺對月

邑貢生 錢士然

溪山縹緲水雲鄉  
更著無塵碧月光  
千尺絳綃凌漢紫  
一輪冰鑑潑天涼  
照人朗徹須眉見  
映岫玲瓏表裏張  
如繪

使君心迹好清秋風景數涑陽

羊乳泉詩

有序

邑貢生董以信

距余村車廠之西十里許曰羊乳泉夷於榛莽危  
以巖嶮人迹罕至焉有樵者尾羊蹤而上扳石捫  
藤得其幽勝歸以告人人亦未之奇也會歲旱里  
老窮於望雲始擊鼓焚香勉徇樵者之請至則乳  
如珠未下山則雨如酥矣異哉造物靈氣所鍾恆  
多秘惜不輕以示人而時或託以自見夫荒煙蔓  
草中不能終掩奇杰之光泉其著焉者也乃繪圖  
貼說上其狀於邑侯方公並咏此詩以申之

直作遊山興搜靈此最佳天如憐酒渴人似坐慈懷白石  
雲排闥清泉月映階何當乞霖澍應念起枯荄

遊釜山靈泉寺

有引

黃梅教諭

葉修贈

興國

東南之山多泉木多松晴濤冷瀑舉足清涼北則  
白楊晉井而已盤山以松石泉名天下欲遊者五  
年究之松風泉響惟夢魂遇之涑水多山以泉鳴  
者惟水峪石龜釜山甫到涑卽欲一浣塵襟以時  
獲未便然每拄頰向遙峰已覘覘與山靈心訂矣  
己卯夏旱自二月至於六月不雨其時方侯露頂  
徒步暴烈日中率四民詣釜泉乞水手捧以歸旋

得雨種先成熟收在霜前故尙有秋雨力深而透  
不受秋陽蒸灼之氣故絕無蝗泉靈也於是愈決  
於遊高生臨劉生健禮盧生克興李生元弼皆風  
帽茸裘策蹇以從蓋十一月二十八也乃取道車  
亭十里許始入山望釜山樹色出雲蒼翠若翹首  
肅客者又二里許峰巒四周溪流屈曲宛似家山  
風景因小歇神叢下諸生云每桃李梨花開時山  
色水光映帶五色余曰去之俟來年春與諸君痛  
飲於此遂至上車亭其壁壘關門皆山石疊成色  
古銅若文虎皮若山童椎髻不履鞮神縮驚顧鹿

若天然風致真破墨寫意入逸品矣坡陁倚伏且  
騎且步約十五里至山麓望寺朱甍碧吻隱見叢  
柏間松梢低昂作勢盤拏天矯若子母龍相引雲  
際泉之靈也靈以龍而松靈以泉故龍然磴道曲  
折且坐且行人語履聲巖谷答響犬狺狺吠山僧  
尾之出拾級以登遂至泉所泉凡九唯位西北者  
大且深卽錦川使君乞水處宛然清涼界也循寺  
後徑尋所謂雙松者列坐其下山僧爲客設茶具  
門生輩行汲者爇者扇者滌器者候火候足而湯  
成出所攜茗手瀹之注甌中作淡碧色與松翠瀨

濡動盪不待飲已沁人心脾倚松啜之影在杯中  
覺濤聲都向杯中起蓋自甲戌出山後久無此樂  
也松二株長者約百尺其一亦十之九松老則寺  
古問碑果唐建也想松壽亦不下八百歲矣碑凡  
四元一明二近碑一臥猶未立字皆可識而文皆  
不可讀因思泰山沒字碑唯不文故足與秦松方  
聲價石固幸松甯不幸哉良久斜陽上松梢山僧  
爲客設麩飯訖暝煙又下松梢矣不及登山椒然  
亦故不欲盡興造物固忌太盡也斯遊余得詩若  
千首諸生亦各得詩以紀遊具於左方

積翠凌空幾曲闌且將樓觀隔雲看遊蹤肯向山前住眼界還從局外寬嵐氣釀成千壑煥磬聲敲破一天寒諸君振履從容上尋勝休嫌拾級難

澗不曾盈旱不枯懷清抱素隱山隅蟠空時見蛟龍氣守鑰常煩虎豹趨羞以虛聲蒙石齒偶分餘潤上松須人間霖雨豐年瑞可識雲根吐處無

高致誰能競比肩忘形相對兩臞仙直離塵外三千尺閒閱人間八百年飛瀑驚濤晴不散蒼髯青鬢老依然棟樑豈是尊生計肯換隈雲依石眠

乘興尋山興盡旋箇中何必費言詮文人慧業須成佛老



境忘情故學禪錦帳蒲團原偶爾行雲流水本悠然山靈  
莫笑天機淺不耐寒巖一夜眠

邑廩  
生高臨

一峰特立數峰圍松柏森森帶翠微怪石嶒嶸幽徑窄甘  
泉澗澤藥苗肥雲深氣暖僧眠穩地僻山高客到稀杖履  
追陪勞指點箇中隨處發清機

虬龍百尺氣吞山闕徧滄桑事等閑未覺枯鱗還突爪依  
然霧鬣與煙鬟蟠天風雨濤聲合隱地龜蛇綠骨斑總爲  
根株生得地靈泉元氣駐蒼顏

邑庠  
生劉健禮

雲和樹色靄蒼蒼百轉千回路渺茫履石危於拖虎尾攀  
藤曲似繞羊腸到來始覺天邊近坐久方知日漸長多謝  
山僧能款客風爐石鼎試旗槍

虬枝插漢兩松蒼約畧秋經八百霜晴瀑卷時和鬣冷老  
皮綻處帶膏香誰能籠絡支離叟自合皈依大法王願嚼  
茯苓三百顆不須更乞養生方

邑庠  
生 盧克興

得泉已不媿山名況在蒼松老柏間激石有聲皆活活分  
流無處不灣灣峰巒近日春常住雞犬眠雲夢亦閒願與  
山僧分一席澣腸洗藥駐丹顏

莫道仙山客不迷暮雲樹色兩參差卽看倦鳥飛還後又  
是山僧入定時泉石關心原有味煙霞成癖豈非癡達人  
也自情緣重未了前遊已後期

邑廩  
生 李元弼

夢魂久已到孱顏農圃功成蹇衛閒馬帳由來多灑落釜  
峰此日好登攀千巖跌宕雲煙裏一代風流筆墨間不是  
追隨窮奧境何曾面目見真山

雀噪松梢日已斜隔林燈火向田家出門始信同看好入  
暮尤憐遠景賒移我性情離色相染人衣帶有煙霞私心  
已與山靈約好把元功養杏花

夏日龍灣遇雨

邑庠 高挹

好山局曲一重重正合深藏釀雨龍鐵鎖崖邊新漲動金  
絲嶺外片雲封垂竿隱隱漁人笠挂鉢沈沈遠寺鐘此去  
石亭村畔路秧鍼如染綠添濃

題西岡古塔

邑廩 董文譽

斷塔孤撐睥睨西籬籬扶盡舊招提塵龕薜磴無僧埽雪  
牖風欄有佛棲面勢眼收三輔遠擘空氣壓萬峰低如今  
雅識空王力一指禪鋒久不迷

郭隗故里

候補主政 方體祖

築宮師事仰高風謀國已成數語中莫道當年輕作合自

媒何必不英雄

三義廟古槐

邑廩生 陳懋勤

一託精靈物自殊漫從風雨數榮枯  
根盤浩氣三分地影落空庭百尺圖  
忽忽屯雲猶是漢荒荒劫火豈忘吳等閒  
借得濃陰合彷彿樓桑近不孤

涑陽春行四首之一

縣佐 汪喬年

杏花帶蕊柳含青瀲灩冰澌水乍生  
一片迷離煙罨靄春山多半未分明

題釜山雙松

雙松天矯似虬龍畫裡蒼髯未易逢  
寂寞深山空老卻頭

衡不見大夫封

題金山

縣尉桂光弘

石壁空青寶氣融  
朝陽樹色總玲瓏  
鑪合鑄千年佛不  
落人間暮夜中

隗家莊

邑令方立經 興國

望古停車索渺茫  
賢名猶欲寵山莊  
一臺草沒黃金價  
千里人傳白骨香  
日落荒村隨野馬  
雲橫老樹咽寒螿  
何家轉似風流在  
益秀涑情是汝鄉

謁祖豫州祠

傷心冀朔未全平  
偏向譙梁泣死生  
丞相早無河北志  
將

軍徒有鎮西名漫傳石勒遙修好旋見王敦數舉兵總是  
外戎兼內難坐教恨積渡江盟

何物戴淵眾所尊豫州一臂遂難存有奴

王安

尙欲延公後

無弟

祖約

可能報主恩只合鄉心隨李產猶餘英氣舞劉琨

千年雞黍環榆社古屋常棲刺史魂

題烈婦蘭孫氏

有跋

祇緣門戶苦全貞薄命偏逢百計傾切齒羞傳身似貨改  
容巧避劫如兵痴姑已失生前算孺子能無死後情看到  
九原銷恨處蒸嘗一續抵崇旌

予旣傳蘭孫氏節烈以行矣而心殊若有未盡者

當伊夫奄逝之日烈婦非不能殉徒以姑在其子不能成立乃忍作未亡耳毋何姑諄於前季父迫於後蘭氏一塊肉遂不得更作門戶計矣然使其子終不能有室幸而繁其後以延一綫之祀則烈婦死且不瞑故請旌尙屬第二義也已屬高生臨爲經紀其事知必有同心者出而勸之以成斯舉因跋數語於後

絃歌祠

右書院

先哲云遙蹟未湮長將風雨想遺民百年愛樹猶燕俗一席焚香幾漢循竹馬原分前後輩喬鶯喜卜聖賢鄰諸公



學道淵源合共譜絃歌信有因

秋瀾道中

一水盈盈是古道觀瀾最愛得名秋煙浮御路縈村密

雨灑長隄

山名有隄防水因以名山有寺

抱寺流牧笛趨橋爭飲犢漁竿

傍柳莫驚鷗到來真悟南華趣爲報前驅且暫留

山後六詠

西北雲山幾萬重問塗易水上奇峰盤空最巖聲聲急辛

苦相逢五社農

奇峰嶺山後無集場以負柴背炭踰嶺營生

河流曲曲繞黃莊石壓沙堆是古荒誰解溝塍通水利山

中亦有稻花香

莊子

三三兩兩不成村相戒老頭俗呼虎爲老頭早閉門天遣夜來充

路快從無鼠竊犯黃昏黑兒嶺

拔地擎雲近十圍長枝高節影依依月明今已巢仙鶴莫

向當年問繡衣

河南古松明時有察院行署

山光水氣逼村煙截石跨河一徑懸日數雞豚忙老媪偏

多瘦帶紀流年蓬頭

葱蔚相聯入紫荆礮臺疊疊向邊城昔時戎馬常衝斥臥

甲於今見太平馬水口

### 題石龜寺

巧琢幽竒化斧痕龜厓曲曲絡松根巖間石乳猶供佛洞

外藤花欲上門藉草人酣春處處

俗以上已踏青於此

抱瓶農急雨

村村

歲旱禱雨龍湫輒應

芒鞋自覺夤緣好不負山靈物外存

### 秋宿紫涼寺對月

嵐光翠色入秋增月到紫涼得未曾影薄崕岬千片玉氣

融星斗一輪冰金波委地成清水

河名發源紫涼山下與拒馬河合

皓魄

照禪剩老僧我欲峰頭斟桂液題厓埽石與誰登

### 重遊釜山靈泉寺

怪石依然虎豹蹲山僧爲我榻猶存雙松翠展新晴瀑一

窟膏流舊雨痕廢壘無煙疑滅竈

相傳黃帝合符於此

荒城有樹善

聯村

山下婁村相傳卽古婁亭縣治

十分記得瓶中水迴想潛龍入夢魂

己卯夏旱子禱  
此旋得雨有秋

### 羊乳泉

一盤高接乳如珠  
洞口煙霞半有無  
知是天公勤保赤  
遍

### 將靈樹灑醍醐

翼雲樓落成示錢生士然

錢蓋有功於樓者

百里迎薰叶五絃  
樓頭歌舞落秋天  
石龜秀疊千層錦  
拒馬瀾迴萬斛泉  
羽翼成時丹闕近  
風雲會處紫泥傳  
從今坐睹鯤鵬志  
義在南華第一篇

### 石龜道中

趙文濂

石厓峭立路盤旋  
繞過山邊又水邊  
洞口雲蒸殘雪霽  
巖

腰石裂怪松穿天寒鳥雀喧林表日落牛羊下嶺巔更向  
紫涼高處望翠屏丹嶂勢摩天

石亭道中

路自荒村轉山從絕塞分虎羆蹲怪石劍戟插層雲入畫  
峰皴霧驅車日向曛回看丹嶂外暝色合氤氳

涑水縣志卷八

下終



涑水縣志卷末

餘錄

元

邑人前進士敬懿紀李伯甫政蹟

國朝開創棋布諸路分選勳舊帥臣世之其守令不必請於天子聽諸帥才而使之有能勝任者子以嗣職然必上下同仁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治效斯立燕南涑水縣順天府之甸邑也萬戶張公實主之方草昧之初公威德並著民從之者如市故能撫定二十餘城此其一也朝廷以公得民兩腋燕趙之權特建一路公時出征戍攝公之

治者粹帥賈侯存焉賈侯量宇優宏才識冠絕每以息民  
爲務故分司之吏多用命者涑陽令李君其人也君諱伯  
甫字仲通世爲縣之南濡河人其家世及初仕進具載渠  
大父朝列之碑茲不復出自歸服之後卽獲事萬戶張公  
忠而能力爲公所器以錦衣焜耀鄉閭者幾二十載君廉  
於奉己仁於用心政事以理其家之經費業農自給無取  
於民順天居燕趙之衝使蓋相望徵發爲尤劇君所承征  
賦必悉其心力務使均平溫言勸從罕加錘撻歲乙未籍  
其縣之遺黎僅百餘戶不數歲戶已逾千嘗大旱君親禱  
於釜山之龍祠隨獲甘澍邑人異之今以老詣府亟請致



政始以子洽代雖其子殊有父風民無異議猶嘉君已試之效終起坐治之仍命其子代其勞事焉可謂用之周矣邑人縣尉曹仁松輩欲刻其政迹於石徑來囑僕不得以淺陋辭昔李愬破敵昌黎文於石必推晉公受命之恩而愬自不泯韓皋獲兩柳州記其事併及裴均稱理之治是均亦預焉今二帥之仁民旣如此李君之宣化又如此先儒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予於李君見之矣

按李伯甫已詳宦蹟茲碑中所述元時命官之制頗爲明晰錄之庶備參攷

明

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張鵬致仕敕諭

卿以端諒之資明敏之才發身賢科擢官風紀持讜論以折權奸涉艱危而復起用歷陞都憲薦至今官踰三十年始終勤慎厥績茂著朕方倚任圖臻治理而卿累以衰疾懇乞休致惟古帝王求舊之義莫能忘而士大夫恬退之節不可拒勉從所請特給驛還鄉仍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撥人夫四名以備使令卿其體朕眷懷頻親醫藥用躋耄耄之年式教鄉邦之化寵光斯渥逸豫永期故諭

按張公在臺諫風節凜然卽起自罷斥遇事屢有建白不因一再謫戍而遂挫其志也夫以茂陵之賢上

不及仁宣下不及孝宗西廠恣橫以言爲諱然猶乞  
會巡則爭遣印馬則爭大同請京援則又爭及星變  
見告已在汪直旣敗之後傳奉太多公固率僚屬奏  
裁矣又何憚而不堅其議乎况攷憲宗本紀正月甲  
申朔星變二月己未放免傳奉文武官五百六十餘  
人是其議又未始不行也大抵公以謹慎入仕處諫  
垣則勵風裁掌部務則尙入告卽或言而不從奉身  
以退絕無戀職之心此大臣之體而公之所以爲不  
可及者耳因公本傳內有不堅其議帝遂盡留之語  
恐有脫誤附識於此以備外史之採明時言官不揣

事理專以彈劾大臣爲能其弊率至於禍國所云時  
論皆咎公則又不足辨矣

國朝

陸展箴附記閭里志後

涑僻西北隅夷原袤曠村落散處盜賊易藪焉且滿漢雜  
遷稽察維艱縱編甲警備諭以守望相助亦難禁其鴟張  
豕突之寇也康熙十一年奉 撫憲金 題准各鄉築浚  
牆濠之疏行縣小民不可以慮始滿莊又僅圖苟安共謀  
扞格之多方勸諭未肯卽行乃親臨各村自負版鍤村小  
者助工給食捋茶卒瘠始告厥成繼而立柵設巡合村夜

犬不吠且一望四塞如敵堡營壘不惟可以禦寇盜且藏風聚氣並可以致康阜於今始咸誦曰此皆撫憲之賜也昔鄭子產作邱賦封溝洫國人謗之厥後誰嗣興歌信乎小民之不可與慮始也

畿輔通志涑水縣營田

赤土村八岔溝等處營田引涑河之水仍洩於本河土人亦時引水藝稻故於拒馬河自鐵鎖崖向南分支者名之曰稻子溝河蓋綠稻得名也猶經理未廣今相度地勢開渠設閘疏引以極水力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俾舊治新營咸資灌溉之利焉雍正五年縣治東北赤土村八岔溝水

北村等處營治稻田共二十二頃二十八畝雍正九年改旱田一十二頃四十四畝

按涑邑營田隸於京西局皆

怡賢親王親蒞相度一切疏泉引流壅淀事宜

奏請報可凡可成田者次第就理所稱町畦溝澮宛似江南風景也乾隆二年六月內山水陡發先後營田沖沒無存而分流之口沙石堵塞河身改易經前令詳請旱稻聽民自便准行在案查拒馬河源自廣昌厯紫荊關入縣屬之黃莊直抵龍灣收眾山之水縣亘三百餘里勢若建瓴其來汪洋非能防以隄閘其去

瞬息遂各成爲荒灘自鐵鎖崖分爲二支東流勢順  
水性所趨故房涿受其益南流經縣東關僅及十分  
之三涑無水之利亦竟無水之患職是故耳今自板  
城以至赤土庶幾地無遺利矣但河流不定苟可營  
則營之成迹具在也旱稻之宜聽於下勸墾之權存  
於上儻隨尺寸之便以博升斗之獲積日而月積月  
而歲轉沙石爲膏腴變蓬蒿爲秔稻則人無餘力事  
有實功於以仰副當日營田之本意固非乘傳稽覈  
者所能一望而籌其役矣至濱河之區舊設水磨徵  
稅報解久經山水冲塌奉文裁免頃亦間有自置者

歲以九月後清溝引水稍寬蠅頭至四五月卽各自  
停止議復舊額尙應俟有定局未便驟及也